

季栋梁 著

野麦垛的春好

Ye Maiduo de Chunhao

五更岭的花儿开得正盛的时候，喜妇来了张生家
一脚踏进崖窑门，喜妇连续打了几个喷嚏
窑洞里摆弄得跟花园洋房一样

正是万物生长的季节，可田野一片焦黄
开春种进去的庄稼一样没有长出来
勉强长出来的，也枯死了
只有续根的草努力的让山坡上沟壑里
有了一层淡的青绿
就像浮着一层浅浅的青岗

依旧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春天
花儿，草儿，树儿，鸟儿
沙尘暴，打工者
都是似曾相识的模样
都有着自己的目标
赶趟儿似的生机勃勃

云南出版集团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季栋梁 著

野麦垛的春好

Ye Maiduo de Chunhao

云南出版集团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野麦垛的春好 / 季栋梁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
2015.12

ISBN 978-7-222-12857-6

I. ①野… II. ①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03926 号

策划组稿: 项万和

责任编辑: 李 爽

装帧设计: 唐敬乾

责任校对: 陈艳芳

责任印制: 马文杰

野麦垛的春好

季栋梁 著

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

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

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
邮 编 650034

网 址 www.ynpph.com.cn

E-mail ynrms@sina.com

开 本 889mm×1194mm 1/32

印 张 11.5

字 数 240 千

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

书 号 ISBN 978-7-222-12857-6

定 价 32.00 元

如有图书质量与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

审校部电话: 0871-64164626 印制科电话: 0871-64191534

第一章

1

五更岭的花儿开得正盛的时候，春好来了张生家。一脚踏进崖窑门，春好连续打了几个喷嚏。窑洞里摆弄得跟花园洋房一样。平日里堆在旮儿里的摔拌得豁豁牙牙的陶罐、瓦瓮、捞碗，漏水的洋瓷盆子、洋瓷碗、茶缸子甚至是半茬水缸都成了花盆。笑笑草、猫蹄蹄、山丹丹、紫蝴蝶、云穗、朵儿……有些花儿要采回来并不容易，像崖蓝、谷红、夜灯儿都生长在牛羊都上不去的悬崖峭壁上，采挖到是很艰难的。更多的是八铃儿——八铃儿的花朵就像小铃铛一样，一朵花开过两三天，花蕊里长出的芽杆上又开出两朵，两朵又开出四朵，四朵又会开出八朵，花朵一层压着一层，垂成一座塔样，最易开出气势来，而颜色是干红的，看上去最为喜庆。还有几样儿花开得正艳，春好叫不上名来，她知道那是从刘齐的办公室里移过来的。刘齐的办公室里养着许多从城里带来的花。窑洞一下子就生动了，阔气了。正是花儿骨朵硕壮，香气逼人的节令，这么多花聚在一起，香气浓酽得就有些熏人了。春好又连打了几个喷嚏——梅子的变化是偷偷摸摸遮遮掩掩的，现在越来越遮掩不住了。春好来到箍窑，箍窑里也摆满了花。春好盯着花儿痴

痴地想了一会儿，叫了两声梅子，没有应答，便说你个死丫头给我藏着，找出来有你好看的。依然没有应答。春好里出外进把箍窑羊圈牛圈菜园都踏了一遍，没有见到梅子的影子，春好就往学校来了。

张生家和老埂坪小学墙连着墙。刷了红漆的铁皮大门上窗户一样的小门开着。还在假期，校园里很安静。春好进了小门，轻手轻脚来到刘齐的办公室门前。刘齐的办公室梅子带她来过。一道漂亮的帘子将屋子隔成两部分，后面是锅灶案板，拾掇得干净。前面摆张双人床，紫褐色的，两边带着抽屉，床上镶嵌着金边大团花，被子、床单、枕巾叠铺得整齐。床边有一个衣架，也是紫褐色的，挂着几件干净的衣服，上面苦着一张报纸。窗台、桌上、墙根摆满了花。整个屋子有一股淡雅的清香。春好感慨地想就是女娃也不定把屋子收拾得这样温馨爽洁。梅子带她来是看床的，梅子说咱们得提个条件，也要这么张床，这么个衣架，炕上睡觉、放衣裳被褥有炕味，你回去给你哥说，我回去给我哥说。两个人这么说过，春好回去就给跟风说了，跟风便下了南山窑煤矿背了两个月煤，买回了带着床头柜的双人床和衣架，跟刘齐的床一模一样，还买了个梳妆台。梅子当着她的面也跟张生说了，可张生到现在还没买回来，闭口不提。

淡粉色的窗帘是拉着的，但没拉严，有一条缝儿。春好从缝儿瞅进去，看到梅子在抹床头床沿和衣架上的灰，抹完了灰，又饮花，饮了花，取下挂在墙上的那把琴拨弄起来。那是一把小提琴，第一次见的时候春好并不认识。有一回春好来张

生家，琴声就从校园传过来，她和梅子坐在杏树下听琴——自从刘齐来支教，每个下午，学生放学后，刘齐都会站在学校院里拉琴。张生掂着锹从地里回来，说刘老师的二胡拉得真好听啊。梅子撇了一下嘴说不晓得就不要乱说，丢人哩。张生说咋了，刘老师二胡拉得不好听？梅子说你见过二胡有扛在肩膀上拉的吗？人家拉的那是小提琴。张生说笑话哥，当我不知道就你知道？！春好的脸红了，不是他们说出来，她也以为是二胡呢。那个时候除了笛子和二胡，春好还不认识别的乐器呢。

梅子拨弄了一会儿，终不成调，懊丧地挂回墙上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上了床，仰面朝天两腿交叉躺着，望着屋顶……春好蹑脚屏气出了校园，长吁出一口气来。回到院里，见张生已卸地回来，正坐杏树下倒鞋壳郎里的土，两头牛在院里齐齐扬着头“哞——哞——”地叫着要吃要喝。张生趿着鞋进了箍窑，伸手去摸一朵花，春好在他手背上拍了一下说：“别乱摸噻，男人手上有火哩，花儿哪里经受得住。”张生说：“这个梅子，花么你让在野地里自由自在地长着多好，想看到田野里看去，到五更岭看去，非要挖回来养着。”春好说：“家里养上不好？香香的，看了也喜色。”张生一笑说：“也是么，你看这窑里一下就喜色了，感觉还亮堂了。”张生抓起马勺从缸里舀了一马勺水，咕儿咕儿灌了一气。

春好把一个塑料袋解开，把黑褐色的桑果儿装进一个塑料盘儿，捡着桑果儿里的桑叶。桑果儿是她来的路上摘的。老埂坪田野、阡陌上到处都是桑树。这时间的桑果儿硕大，已经熟累了，蜜甜蜜甜的，正馋人着哩。以前人们还都种地的时候，

养蚕是主要的副业，桑果儿长不了多大就让人摘光了。现在人们都出门打工了，桑果儿长大也没人摘了，熟累了，自己落下来，树下就一片乌黑。

张生饮喂了牛进来，抓了桑果儿就往嘴里喂，春好拍打了张生的手说：“洗洗再吃，虫咬土蒙的。”张生笑着说：“不干不净，吃上没病。”说着已经喂进嘴里吃起来。春好端了塑料盘儿，舀了一马勺水冲洗后，放在炕桌子上，张生就抓着吃。这季节的桑果儿已经熟得过头了，最是染嘴，吃了几颗，张生嘴唇就黑紫黑紫的，像抹了唇膏，春好笑笑。张生说：“梅子这死丫头又野哪里去了？我喊去。”说着就往外走，春好说：“不用叫，叫回来做啥？”张生说：“干啥，做饭，越来越不像话了。”春好说：“三个人的饭两个人做？得是。”张生说：“你一来她就躲着不做饭，以后让她做饭，别老宠着她。”正说着话，梅子迈进门来了，张生就说：“春好一来你就偷懒，越来越不长脸了。”梅子扑过去搂着春好又拧又掐，说：“又给你男人点眼药咬耳朵了，啧啧啧，还没过门就点眼药咬耳朵，合伙拾掇我，你给我等着。”春好咯咯咯一笑，说：“叫你坏，等到我家我再收拾你。”梅子说：“我等着哩。”说着抓了一把桑果儿又往外走了。张生说：“你又跑哪去？做饭！”梅子头都不回，春好轻声细语地说：“让她疯去，她去我家，我也丢下她疯去了。”

春好知道梅子是借故躲出去了。记不清从啥时起，她一来梅子就躲出去了。起初梅子一躲出去，她就紧张，心跳得像打鼓，缠着不让梅子走，梅子走哪里她跟哪里，梅子就往回推

她，说不在家里伺候你男人，你是狗娃子猫娃子呀，跟着我做啥？给你男人做饭去。她臊得脸红扑扑的说你不要走嘛，咱俩做吗？梅子说三个人的饭两个人做？看把你出息的，小心你男人捶扁你。她说你、你越来越坏了。梅子就嘻嘻地笑起来，说我哥是老虎？他是你男人，你要跟他过活一辈子哩，这么怕他，过了门咋行？说着扮个鬼脸，还是走了。因为她紧张，张生也很紧张，就追出去把梅子拽回来。也记不清从啥时候起，她来了梅子躲出去她不再纠缠，张生要追，她就说让她野去。梅子走了，她边忙着手里的活，边大大方方地和张生说这说那，就像已经过了门的小媳妇儿说着他们的日子……

春好挽起袖子和面。张生斜跨在炕沿上吃着桑果儿，斜睨了春好一眼，心里一阵难怅。

……那年，张余山嫁花花，春好和哥哥跟风都来了。张余山是春好的姨父，也是张生的碎爹（小爹）。两家沾亲带故的，春好和梅子就像上辈子就熟，一来吃住就都在张生家，黏得像糜糕一样，白天形影不离，晚上钻一个被窝，把被子顶得像蘑菇，叽叽喳喳的，像闹窝的两只翠鸟儿。张生就觉得女娃的嘴和鸟儿一样，只要不吃食就叽叽喳喳，从不闲着。

花花嫁了的第三天，客散尽了，张余山和跟风就过来了。张生和跟风也熟络。三个人蹴在墙根下。春好和梅子在院里踢瓦“坐皇上”——地上画一座城堡，一片灰蓝的瓦片放在城堡大门口，一步一步往城堡的尖顶上踢。谁先把瓦片踢到城堡的尖顶，就算谁坐了皇上。张生、跟风也玩过，不过他们现在过了玩的年龄，早不玩了。

春好和梅子攥着小拳头一齐说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咱俩本是好姐妹，我出沙锅你出水，你出石头是妖精。结果梅子出沙锅，春好出了石头，梅子输了，就骂春好是妖精，狐狸精。春好就咯咯咯地笑着回道你才是妖精，狐狸精。然后把一条腿高高盘起来抱在怀里，一条腿一蹦一跳地踢那块瓦，梅子则在城堡外面又蹦又跳地搅扰捣乱。只要重心把握不好，提起的那只脚一落地或者把不住瓦片踢出城墙，就得停下来让人家去踢。春好受到梅子的干扰，提着的那只脚很快落地了，轮到梅子踢了，春好张开两条胳膊就像鸟儿的翅膀一扇一扇地围着城堡捣乱。梅子刚踢了两下，提起的脚就落地了，耍赖要重踢，春好涨红了脸说你要赖，就是个癞皮狗，癞皮猪。跑过来给张生他们告状，他们就都笑了。梅子大春好三个属相，但实际上也就大两岁，梅子腊月，春好正月，一个年尾，一个年头。

张余山感慨地说上天有好生之啥来着？两个女子，像一对姐妹，你们两个，像一对弟兄，这老天爷呀把啥事都安顿得周周正正的哩。张生看看碎爹，再看看跟风，他明白碎爹说的意思。花花的喜宴上，碎爹给张生提说过结亲的事。

梅子五岁那年，娘给爹打跑了。爹在县煤矿做过些年临时工，吃喝耍赌，后来因为耍赌被公安捉住，让矿上开除了。钱没挣下，却把人逛懒了，土地上的活一把都不愿做，回来到处耍赌喝酒，输钱了打娘，喝醉了也打娘，那真是往死里打，也打张生和梅子。娘受不了就跑了。后来娘又回来过一趟，又给爹打了出去，娘坐在山梁上喊了张生喊梅子，爹说你两个狗日要敢撵去，老子撅折你们的腿，扒了你们的皮，吓得他们谁也

不敢出门。娘嗷嗷大哭着一直坐到黄昏走了。爹整日在外面鬼混，有时一月两月不着家。张生书念不成了，就回家来领着梅子过日子。忽然一天，张生爹半身不遂的给人送回来了，瘫在了炕上。说是喝醉了摔了一跤摔成这样，又说是欠了赌债让人家打成这样。凡事到了村子上都有几种说法。有一天，爹差张生请来了碎爹张余山，爹捏着弟弟的手说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你嫂子生了张生后，又连怀了三个，不是小产（流产），就是生下来不站（夭亡），我当我这辈子就一个娃的命，谁知几年后，又活了个梅子，日他妈老天爷把啥都安顿得好好的，一儿一女，你给操个心，他们长大成人了，你当个家，用梅子给张生换个媳妇，替我把他们安顿了，也不枉咱们弟兄一场，到那世我也就没牵挂了。这话说不了多久，张生爹就把墙上挂帽子衣服的一根五寸铁钉拔下来，从太阳穴钉进去走了。

春好没把住一脚把瓦片踢到了张生的脚下。张生捡起瓦片，春好来夺，张生捏在手里盯着春好看。春好的鼻尖子上浮着一层细密的汗珠，像早晨草叶上的露霜，张生在春好的鼻蛋子上刮了一下，刮完，自己的脸刷地就红了。春好趁机一把抢过了瓦片，扬起头骂了一句，张生是个大坏蛋，娶不上媳妇吃不上饭。张余山说那你就给她当媳妇。春好说我才不给她当媳妇哩，他坏死了。猛然，又像鸡在张生的胳膊上啄了一下，跑到梅子身边对他咧咧嘴，又踢起来，红布条子编成的裤带头子甩出一截来，一甩一甩的。

张余山说多么合适的一门亲事，亲上加亲，也最保险，我看事就这么定下了，过几日找阴阳请个好日子，摆一桌宴席把

亲事叫响了——五更岭人把找阴阳看日子说成请日子。张生扑哧一声失笑了，说碎爹，她们还都是碎女子，你看她们的裤带头子还像长虫一样甩来甩去，踢瓦“坐皇上”就快活得像过年哩。张余山说噢么，这几年你自己能跌绊回来女人？张生摇着头说我跌绊不回来女人。张余山说那还说啥？几年后的事么。跟风说有她们不踢的那一天，日子快着哩，一扇乎就一年，一扇乎就一年。

几天后，跟风家一场酒席，张生家一场酒席，这门亲事就在老埂坪和野麦垛两个村叫响了。那一年，张生十六岁，跟风十五岁，梅子十一岁，春好八岁。亲事一定下来，两家每年逢年过节互相走动，来来往往的。春好来张生家更勤些，因为张生家里只有张生和梅子，不用看大人的眼色脸势。

……张生感慨地想，这还像发生在昨天的事，可一晃荡过去快十个年头，春好已经长成个大姑娘了。

春好说：“哎，来帮个忙噻，忘戴护裙，手濡面盆里了。”张生说：“碎女子，嘴吃硬了，不叫哥‘哎’起来了？”春好说：“不能再叫哥了，得改口了。”张生故作糊涂说：“叫了眼看十年了，改口做啥？”春好抿嘴一笑说：“明明晓得还问，你也学坏了。”张生说：“我不晓得么。”春好说：“你见庄子上哪个女人把自己男人叫哥？”张生说：“她们不叫是她们的的事，你不叫我可生气哩，你得叫一辈子。”春好嘻嘻一笑说：“叫一辈子也蛮好的，就怕人笑话哩。”张生明白春好心思，不是忘戴护裙，就是想让他给她戴护裙，他从炕沿上溜下来，接过护裙边系边故意说：“先戴护裙再和面，先养鸡儿再吃

蛋，这都不懂。”春好咯咯一笑说：“戴个护裙还说人家这么多不是。”张生给春好系上护裙，伸手去摸春好的头，又忍住了，摸了摸自己的头。

春好和好了面，张生说：“我来擀吧，你歇缓歇缓。”春好说：“擀个面有多挣人，你陪我说说话，男人咋能干这些活，要不你剥根葱吧。”张生撒娇地说：“我偏要擀，你缓缓，我来。”说着把袖子一绾手就往面盆里揉，春好推搡着说：“要擀也得把手洗洗，桑果儿把手都染成猫爪子了。”张生洗过手，就开始擀面。

春好站在一旁看着张生擀面。她捡掉了张生头上的一片草叶，去剥葱洗菜，说：“哥，擀上几下就行了，扣着让回一回。”张生扣上了面盆，春好说：“哥，去把手洗了吧。”张生说：“等会我还要擀面哩。”春好说：“哎呀，你是男人，这些活不用你做。”说着便将张生推到脸盆跟前。

吃过饭，张生提了锹往外走。春好知道张生心里装着事，怕和她单独待在一起。却给梅子拦住了，说：“你干啥去？旱得都快着火了，地里有活？把你媳妇一个人丢在家里？”梅子把锹夺了，将张生推进窑里，说，“陪你媳妇去。”回头对春好吐吐舌头。春好心里有些怨梅子，就说：“哥，你忙去吧，不用陪我。”说着便收拾碗筷去锅台上了。

春好洗完锅出来，看到梅子站在刀把梁岬岬口，衣衫给风曳得张起来，像鸟儿扇动的翅膀。张生在果园里给果树壅粪。春好进了果园，拿了锹和张生一起壅粪。她明白这样的情形以后是不会再有了。

吃过晚饭，三个人说着话，梅子忽然说：“哥，你咋想的，抓紧时间找阴阳把日子请了，眼一眨就秋上了。”春好和张生都不约而同地看着梅子。这是只有他们三个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个话题第一次给提出来，而且是梅子。要有别人在场，那会引来戏谑的笑声，哪有大姑娘自己催日子的？有能要笑的在场，会拿“等不及了”这样的话笑话。可梅子一脸正色，而且口气是那么严肃认真，就像她是长辈，在交代小辈做事。张生点了根烟，没有说话。梅子又说：“春好，你回去让爹来一趟，我们家里没老人，他一个做老人的也不着急？他总得和姨父坐在一起把事说说，事办了该打工挣钱，日子就这么晃荡着？”说完就收拾碗筷去洗锅了。

平时梅子洗锅，春好也不会坐着，会跳过去一起洗锅，可今儿，她没有动弹。

张生吃了两根烟，回了崖窑。

梅子洗完锅，解了围裙，提出包袱来，说：“你陪房（嫁妆）做得咋样了？”

春好说：“没做几样。”

梅子说：“不抓紧时间做，到时候摆陪房光彩？”

话虽是这么说，其实梅子也是没有做，绣的一对枕套、一对被套和几双鞋垫还都是春好上次来时看到的半成品。

春好说：“现在谁还做陪房？都买哩，啥都有卖的，买下的多好看。”

梅子在春好的额头上戳了一指头，“一听就不是个过日子的人，今儿晚上给我做一晚上。”

春好嘻嘻一笑说：“把你想得美的，我给你拉长工？”

梅子说：“你给我做了我给你做，驴啃脖子功换功。”

春好说：“我才不哩。”

两个人就互相扑着，像以前玩缠打闹起来……以前，两个人疯玩，满窑洞都是叽叽嘎嘎咯咯的笑语。怎么乐怎么玩，怎么玩怎么乐，累了，躺在那里，有水果的时候，狼吞虎咽地吃上一阵水果，没水果喝上一杯子水，安静了才一会儿，不知谁逗了谁一句，或谁动了谁一下，又玩缠起来，直到玩得乏乏的了，眼皮都抬不起来，才趴在那里不动，呼呼地睡去了……那是快乐的，无忧无虑的。玩疲累了，入睡就很快，睡梦也是快乐的。可今天两个人玩缠就像是一种应付差事，又像是赌了气，又都觉得抓到身上的手、蹬到身上的脚有些重了，有些别扭，有些郁闷……一只胖蛾子一直在扑灯——中殿、下殿都通了电，上殿只住着张生一家，通电那年要让张生搬下去，张生不搬，人家说通电费用太大，不搬就通不了电。张生说不通就不通，因此到现在没通电，依然点着油灯。胖蛾子终于将油灯扑灭了，两个人谁都没有像以前那样忙着揣摸火柴去点灯，就都那么风平浪静地躺着，像两个人已经玩得很累很累了，很快地进入梦中了。

其实都是一点瞌睡没有，可都在努力装睡。装睡并不容易，尤其是各怀心事，装睡那是很煎熬的。其实两个人都知道对方没有睡着，都感觉给对方监视着，只能僵硬地躺着，那么

憋着，尽量调匀呼吸，身子僵硬地挺在那里，连个身都不敢翻，给人一种已经进入酣睡状态的感觉。两个人都想尽快入睡，真正睡着比装睡当然要舒坦自由得多，可越是急迫越睡不着。她们都采取同一方法——数星星。窑洞的窗户是老旧的木格窗户，两寸见方的小木格就像网眼一样，都是糊了白纸，中间留了一尺见方，四方四正的，装了玻璃。睡在炕上，从玻璃框看出去，就是五更岭，黑沉沉的，看不到天空，没有一丝亮光。不过，她们不用盯着天空数星星，她们经常骑在墙头上数星星，只要闭着眼睛便能看到星空，钻石一般的星星布满天空。可数不到二十，思想便开了小差，又滑到心事上去了……

每天太阳升起，光芒越过五更岭明月峰明月寺顶水一样泼下来，淹没了老埂坪的第一户人家就是张生家。五更岭是一道东西走向的山岭，老埂坪坐落在五更岭的半坡上。大坡很自然地分成了上中下三个阶梯，每个阶梯有一个相对平阔的台地，村子也就分成了三重，仿佛五更岭积雪岩明月寺的三重殿，老埂坪人随了对明月寺的叫法，村子就叫了下殿、中殿、上殿。老埂坪一共五十来户人家，下殿住着二十几户，中殿住着二十几户。上殿因为高，风大，地气凉，没人上来住。以前张生家在中殿住着，那年张生爹和赵老三弟兄几个打了一架，被打得在炕上睡了一个月，总结都是挤出来的事，就在上殿凿了两孔崖窑，箍了一孔箍窑，拾掇出一处院落，把家搬上来了，一下子眼宽了，耳静了，除了自家的鸡叫狗咬羊咩牛哞，就是鸟鸣，没了人的嘈杂声，更没了因一颗鸡蛋而起的叫骂声，有人

来张生家时会说，看清静得，活神仙哩。

春好六点就醒了，是给梅子掐醒的。春好做了个梦，梦中遇了个什么喜事模糊了，她让梅子掐她一下表明不是在做梦，结果梅子掐了她，就把她给掐醒了。她看看窗外，那方玻璃已经透亮了，五更岭与天空之间已泛出青蓝的微光，就像合了一夜的天地裂开了一道缝隙。再看看梅子，梅子还熟睡着。春好端详端详梅子，梅子的枕巾上有几坨泪痕，两个眼睛也肿泡泡的，知道梅子哭过，不知是她睡着的时候梅子哭过，还是梅子在梦里哭过。她轻轻起来，出了门，上过厕所，回来便舀了一马勺水，洗过脸，站在阳光下梳头。

张生也起得早，他想早点下地，早点回来。伏里天戳一椽，顶上秋上犁半年，虽然又是个旱年，可一年庄稼两年做，人误地一晌，地误人一年，来年的收成就在今年的犁头上，日子就是这样，一年指望着一年。出了崖窑门，见春好已在墙根下梳头，春好的头发比梅子的好，又厚又长，搭到屁股蹲儿上，散开来就像一道黑色的瀑布，头发镀着一层明媚的晨曦，就像质地很好的黑色绸缎。因为头发长，春好梳起来头一偏一偏的。张生痴痴地看了一阵，说：“地里旱得一把活没有，不睡着起来做啥？梅子还睡得跟猪娃一样哩。”春好说：“梅子该睡着。”张生说：“为啥梅子该睡着，你不该睡着？”春好咯咯一笑说：“她是小姑子，小姑子闲，小姑子才贤。”张生心里一揪，说：“我要是你我啥事都不想，想那些心里泼烦，你和梅子一样，都是嫂子，又都是小姑子。”

盛水的缸在箍窑里，春好进去端出半脸盆水。张生忙接在

手里。平日里是梅子给他端水，春好来的时候春好端，他也觉得没啥，今日，接过洗脸盆的过程中，他有些不自然了。

春好进屋去做饭，张生洗完脸，进去放洗脸盆，梅子醒了，还赖在炕上，张生说：“越来越不像话了，春好来了，啥都靠着。”梅子却说：“啧啧啧，看把你心疼得，还没过门就这么护着，一看也是个没出息的东西，惯上头以后撕都撕不下来。”张生真有些生气了，说：“说一句话你总几句等着哩。”梅子跳下炕出院门去了，不一会儿进来，说：“哥，我碰见张阴阳了，他去刀把梁桃子家谢土，你去桃子家让张阴阳把日子看一下，省得跑路。”又问春好，“春好，跟风的生辰八字你知道不？还有你的。”春好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梅子说：“哎呀，你咋连这都不知道，整日操心个啥么。”

春好烧好了荷包蛋，又烙了饼，端上来，张生说：“你也坐下吃。”春好没有坐，端着碗站着吃。梅子说：“你坐下吃，你男人疼你哩。”春好没接话茬，说：“哥，上午我想去趟姨父家。”张生说：“你跟梅子要到小晌午时再过去，小娘那人你知道是个男人转世，地里活麻利着哩，家里简直就没法看，过去早了要做家务活哩。”春好嗯了一声。梅子说：“啧啧啧，看把你心疼的，也不害臊，疼婆娘要背过人哩，让外人听见了，笑掉大牙哩。”说着，拧了春好一把，春好吸溜一声。梅子咯咯咯笑了。

吃过饭，张生背一壶水，捎了犁，赶着牛下地去了。

两个人喂过羊，喂过猪，又把猪圈、羊圈和牲口圈打扫了，梅子又打开包袱，要春好帮她做陪房，春好把包袱裹起